



# 床前明月光

## 唐诗阅读笔记

刘士林 主编



济南出版社

经典阅读笔记丛书

# 床前 明月光



唐诗阅读笔记

刘士林 主编

济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床前明月光:唐诗阅读笔记/刘士林主编. —济南:济南出版社,2005. 5

ISBN 7-80710-102-4

I. 床... II. 刘... III. 唐诗—文学欣赏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43436 号

**责任编辑** 张元立

**封面设计** 李海峰

**出 版** 济南出版社

**地 址** 济南市经七路 251 号

**邮 编** 250001

**电 话** 0531-6131719(编辑部)

**网 址** www.jnpub.com

**印 刷** 日照报业印刷有限公司

**发 行** 济南出版社发行部(电话:0531-6131730)

**版 次**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mm 1/16

**印 张** 19.75

**字 数** 320 千

**定 价** 3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 前记：床前明月光

——关于唐诗精神的一些断想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李白的这首《静夜思》，不知道自己读了多少遍，也不知道听别人读过多少遍。而真正感受到它的深长意味，却是由于一个偶然听到的当代故事。故事是讲香港一个理工大学校长的，此君特别重视抓学生的古典人文，其中又尤其是唐诗宋词的教育。据说起因和他的一次研究生面试有关。与一般的理工科学者不同，他在面试时出了一道完全意想不到的题目，就是叫每个学生都背诵一首唐诗。这一年校长本人要招收七名研究生，结果每上来一个，张口都是“床前明月光……”这个结果当然是校长无法满意的。大约是感喟之余，也就直接成为他提倡古典人文教育的触媒。

但校长毕竟是搞理工科的，所以在他颇有不以“床前明月光”为意的意思。在我看来，这首小诗却是最适合表达唐代诗歌精神的，而由于唐诗代表着中国诗歌的最高境界，因而李白的《静夜思》无疑就



是中国诗歌王冠上最璀璨的明珠。如此看来,背诵《静夜思》有什么不好呢?再者说,理工科学生之所以把它当作唐诗的代表,我想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们不像文科学生,太容易受各种教科书的影响,特别是没有什么文学理论的条条框框,因而这种喜欢才显得纯粹和完全发自内心,有一种生命的天机在起作用。反过来问,难道叫他们背诵深沉如老杜的《秋兴》或更加道德化的元白新乐府,抑或其他不是过于理性化就是过于感伤的诗作,难道才能叫人觉得满意或以为有了人文精神么?当然不是。这首诗最大的好处就在于它来得是如此自然、直接,其间根本不需要有任何理智和知识的活动,这难道还不是最上乘的诗歌吗?



大约在十几年前,我在一篇文章中曾写下“唐人的精神在唐诗中”。其实今天看来,它仍然属于所谓的“宏大叙事”一类,因为唐诗本身是一个过于复杂的精神世界,所以,如果能更具体地说出哪一首唐诗最能代表唐人的精神,或者说哪一首唐诗最能表现唐人的精神本色,那才是文学研究与鉴赏的最高目的。

如果说《静夜思》的佳处,我想可以思想直白、情感朴素和形式单纯

三语概之。而另一方面,这恰好也是唐人以及唐诗的精神内涵和意蕴所在。关于思想直白、情感朴素和形式单纯,是既用不着多费口舌,同时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但同时这也恰是诗这种长青的生命之树拒绝灰色的理性和理论的证明。一种在日常生活中最普通的情感和淡淡的思念,在没有什么紧张和冲突的月夜中悄然而至,在一刹那间,不需要任何主体意识的加工和塑造就获得了表现自身的声音和节奏,这不就是诗和散文最根本的不同吗?不仅是作者本人,还有不同时代的读者,他的感动和情愫



也是在“间不容声”的直观之中，不仅这种审美经验说不清道不明，甚至这种经验本身也是极其平淡的，是过于凄凉和寂寞的心灵无法承受和领略的。总之，这一切正如席勒说的“素朴的诗”，是“人淡如菊”的古典人格和月光如霜的素朴诗境的完美结合。而如果和其他时代诗歌中的月亮相比，则可知这种精神情调恰好是盛唐之音所特有的，没有形式上的造作，没有主体过分的伤感，更不需要知识和文史方面的工具，一切都是一目了然的。

从诗学理论上讲，“床前明月光”的特质有二：一是严羽说的“不涉理路”。最好的诗都是一种“目击而道存”的产物。这是古人反复强调的，如司空图说“取语甚直”（《诗品·实境》），而“郊寒岛瘦”的“苦吟”显然已落第二义。如钟嵘说：“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离台多悲风”，亦惟所见；“清明登眺首”，羌无故实；“明月照积雪”，讵出经史？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诗品·序》）而“意匠惨淡经营中”和“读书破万卷”的做法显然不为所取。如果与以“才学、议论”见长的宋诗一比就更加明显，由此亦可知为什么古人说“宋无诗”的原由。二是不滥于情。如宋元时期的方回说：“古之人，虽间巷子女风谣之作，亦出于天真之自然，而今之人反是。惟恐夫诗之不源于学问也，则以道德性命，仁义礼智之说，排比而成诗；惟恐夫诗之不工于言语也，则以风云月露、草木禽鱼之状，补凑而成诗。以啾世取宠，以矜已耀能。愈欲深而愈浅，愈欲工而愈拙。”（《桐江集》卷一）如王夫之说“身之所历，目之所见，是铁门限”（《姜斋诗话》卷二）；又曰“寓目成吟，不知悲凉之所以生。诗歌之妙，原在取景遣韵，不在刻意也”（《古诗选评》卷一）等。作诗当然需要情感，但所需要的是一种自然而然的東西，像春蚕出于天性要吐丝一样。甚至像宋词中那种过于艺术化、过于人工打磨的心灵，与此相比也只能是退而求其次的了。原因很简单，自然之情既不可人工刺激产生，也不可由刻意节制得来。前者多半属于“为赋新词强说愁”的鹦鹉学舌，因而也就免不了“纸上得来终觉浅”的谶语。后者则是为什么宋代理学诗人越强调以理节情，实际情况却只能使自身过于拘束和狭隘的原因。即使对李白本人来说，和他那些所谓充满浪漫想像的作品相比，由于这首诗代表着他对浓得化不开的情绪的一种超越，因而才显得真正识透诗中三昧。而唐代一过，这种古典的素朴精神也就不可复闻矣。

清人叶燮在讲前人屡次言及的“理、事、情”时，在三者之上又特地加上一个“气”字。他说，“理、事、情”“三者缺一，则不成物。……然具是三者，又有总而持之、条而贯之者，曰气。”（《原诗·内篇》）引申言之，在唐以前，

如果说国风长于叙“事”，汉魏得其深“情”，刘宋已开“理”路，那么唐诗正如古人评价李太白时的“以气盛”一语。同时，这也是唐诗无论于事、于理、于情都特别流畅，总是充满了一种气象万千、生机勃勃的音乐感的根本原因。就唐以后说，则无论叙事、抒情和言理，都陷于不是不及就是过火一路而无法自拔了。这尽管有历史的必然，但也不能不使人扼腕叹息。读了本书的朋友，只要能对中国诗歌的古典美有所领悟和体验，我想我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像唐诗这样美丽的月光，会不会从人们的生活中消失呢？

这样的疑问当然是必要的，特别是针对对此过于乐观的人们。记得有一次参加一个诗歌方面的会议，一位女士兴冲冲地讲自己学龄前的孩子是如何喜欢背唐诗，以此证明唐诗是不可能消失的。其实，这个判断当然是不可靠的。对此我自己也深有体会，由于父亲喜欢唐诗的原因，当小女儿还在混沌一片的母体之中时，母亲就开始把唐诗和其他的早教录音带一起给她听了。在她大约 11 个月时，我就开始教她背《唐诗三百首》和《千家诗》，诸如“床前明月光”、“春眠不觉晓”、“朝辞白帝彩云间”、“山中问童子”等，她也总是很快地就能把它们背诵下来。为此我当时也的确得意了好一阵子。但是很快就不行了，在女儿一岁半左右时，她就开始表现出稚嫩的个性，或是怎么都不肯再背诵新的作品，或是自己在许多诗句中加一个“不”字，比如说“床前‘不’明月光”、“朝辞白帝‘不’彩云间”等，来表达她对于唐诗的一种说不清的态度。起初我还觉得有趣，以为孩子开始长心眼儿了。但是很快我就发现自己错了，这和个体意识的发育无关，而完全是因为她已经兴趣别移。特别是在 2002 年暑假迷上了外婆家的卡通片“猫和老鼠”以后，不仅不再肯背一句“床前明月光”，而且很快就把我的辛苦教诲忘得一干二净。

我可爱的小女儿就这样不再读唐诗了，而她仅仅是成千上万的小卡通迷中的一个。甚至包括我现在教的大学生和研究生。和香港那个校长相似，我在给新生上课时，也总是要问一下有没有谁通读过《唐诗三百首》和《古文观止》，当然，每次提问的结果也都是要以我的必然失败告终。而每当有学生希望提高他们的古典文化素养之时，我为他们支的一招就是每天睡觉前读一首唐诗宋词以及看一篇唐宋八大家的散文。但是很显然，我

自己也清楚不会有什么学生认真去做或者能够坚持下来。这一切也许可以归因于文化的全球化吧，因为新一代生命所面临的是一个远远比唐诗、宋词的意境更加缤纷的精神世界。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他们把中国的唐诗、宋词都遗忘了，那恐怕也实在是一种无法挽救和计量的损失。这既是我的矛盾和困惑所在，同时也是我特别想把唐诗之美示之于人的原因。

中国有句老话，叫“睡不着的时候你想一想吧”，而我自己多年养成的一个习惯，是在睡觉前读上几首古代的诗词，而且完全是没有任何功利目的的。一次次在白昼里必然被扰乱的内心世界，正是在这种默读中又恢复了它原初的宁静与善良。有人说，只有在黑夜中才能读懂古人，实际上不限于此，因为一个人也只有在黑夜里才能理解自己的灵魂。对我来说，唐诗就是在夜晚洒在我床前的一片如霜月光，正是在她美丽而苍白的目光隧道中，一个若隐若现的故乡才变得清晰和真实起来。



# 目 录

- 1 前记：床前明月光  
——关于唐诗精神的一些新想
- 1 七夕意象：还愁重空明日床  
——读沈叔安《七夕赋咏成篇》
- 6 真挚的友情，辽阔的胸怀  
——读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
- 9 一曲相思未了情  
——读卢照邻《怀仙引》
- 13 不平之气  
——读骆宾王《咏蝉》
- 15 岁岁年年人不同  
——读刘希夷《代悲白头翁》



- 21 绕梁三日的千古佳句  
——读王之涣《登鹳雀楼》
- 24 遥听关山怨曲声  
——读王之涣《凉州词》
- 26 春天的梦想和忧伤  
——读张若虚《春江花月夜》
- 35 晨光熹微中的寂静古寺  
——读常建《题破山寺后禅院》
- 40 “幽并客”与“游侠儿”  
——读王昌龄《塞下曲》四首其一
- 42 采莲曲中见闺怨  
——读王昌龄《采莲曲》二首及《闺怨》
- 48 精妙的复义  
——读王昌龄《从军行》(七首其四)

经典阅读  
笔记



三閻亦布  
居補

- 51 因花悟道 物我两忘  
——读王维《辛夷坞》
- 55 传诵不足,三叠歌之  
——读王维《渭城曲》
- 58 静谧的玄音  
——读王维《鹿柴》、《竹里馆》
- 61 今日垂杨生左肘  
——读王维《老将行》
- 64 诗中有画  
——读王维《终南山》
- 66 烛龙栖寒门,光曜犹旦开  
——读李白《北风行》
- 69 聆听酒神的歌声  
——读李白《将进酒》

- 73 “牛渚西江夜”轶事考  
——读李白《夜泊牛渚怀古》
- 77 秋风忽忆江东行  
——读李白《行路难》之三
- 84 银河落九天  
——读李白《望庐山瀑布》
- 86 庐山飞瀑  
——读李白《望庐山瀑布》二首
- 92 字字珠玑  
——读李白《早发白帝城》
- 96 自爱名山入剡中  
——读李白《秋下荆门》
- 98 诗仙遗踪留黄山  
——读李白《送温处士归黄山白鹤峰旧居》
- 102 风吹边塞角弓鸣  
——读高适《燕歌行》
- 107 饮血更登陴  
——读张巡《守睢阳作》

- 110 望岳气象  
——读杜甫《望岳》
- 112 岱宗夫如何  
——读杜甫《望岳》
- 115 荒草征尘满长安  
——读杜甫《哀江头》
- 121 闺中独看月  
——读杜甫《月夜》
- 124 快诗滔滔唱捷音  
——读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 126 晚节渐于诗律细  
——读杜甫《登岳阳楼》
- 128 “故人”考  
——读岑参《春梦》
- 131 “有司”与“孱弱者”  
——读元结《春陵行》
- 136 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  
——读钱起《省试湘灵鼓瑟》



- 140 如泣如诉，如怨如慕  
——读钱起《省试湘灵鼓瑟》
- 144 枫桥夜色中的旧事  
——读张继《枫桥夜泊》
- 149 孤灯寒夜未归人  
——读戴叔伦《除夜宿石头驿》
- 154 烟波钓台渔歌飞  
——读张志和《渔父歌》
- 161 江南的船  
——读张志和《渔歌子》
- 166 人面桃花：昔日情事之伤逝  
——读崔护《题都城南庄》
- 171 用典之典范  
——读李益《塞下曲》

经典阅读  
笔记



- 175 乡愁的月光  
——读李益《从军北征》与《夜上受降城闻笛》
- 177 滁州风景美如画  
——读韦应物《滁州西涧》
- 179 情深意切,哀恻动人  
——读韦应物《过昭国故里第》
- 182 山石之意  
——读韩愈《山石》
- 187 红翎白翎雉带箭  
——读韩愈《雉带箭》
- 189 倾诉心灵的乐曲  
——读韩愈《听颖师弹琴》
- 193 恨不相逢未嫁时  
——读张籍《节妇吟》
- 199 采莲日暮争向渡前归  
——读张籍《采莲曲》

- 204 含蓄蕴藉,耐人咀嚼  
——读张籍《酬朱庆馀》
- 207 一首“三至”散律诗  
——读皎然《早陆鸿渐不遇》
- 209 击鼓为节唱竹枝  
——读刘禹锡《竹枝词》
- 217 三十以后才知道  
——读刘禹锡《乌衣巷》
- 223 记忆中的江南  
——读白居易《江南好》
- 230 开元一株柳  
——读白居易《勤政楼西老柳》
- 233 九江南湖话春秋  
——读白居易《南湖晚秋》、《南湖早春》
- 236 钱塘湖畔的春意  
——读白居易《钱塘湖春行》

- 239 锄禾的人文阐释  
——读李绅《悯农》
- 246 二十四桥明月夜  
——读杜牧《寄扬州韩绰判官》
- 252 “商女”之辨  
——读杜牧《泊秦淮》
- 255 千里莺啼，江山依旧  
——读杜牧《江南春绝句》
- 257 兴亡之叹  
——读杜牧《赤壁》
- 260 霜叶红於二月花  
——读杜牧《山行》
- 262 豪华褪尽看青山  
——读许浑《金陵怀古》



- 269 情成于乐悟锦瑟  
——读李商隐《锦瑟》
- 275 欲回天地入扁舟  
——读李商隐《安定城楼》
- 278 迂曲深幽 婉转迷情  
——读李商隐《促漏》
- 282 跨越时空的魅力  
——读李商隐《夜雨寄北》
- 286 春花秋月何时了  
——读王驾《社日》
- 290 穿透历史的诗心记忆  
——读韦庄《金陵图·台城》
- 295 香发早梅篇  
——读齐己《早梅》
- 298 美感与联想  
——读牛希济《生查子》
- 302 后记

## 七夕意象：还愁重空明日床

——读沈叔安《七夕赋咏成篇》

皎皎宵月丽秋光，耿耿天津横复长。  
停梭且复留残纬，拂镜及早更新妆。  
彩凤齐驾初成辇，雕鹊填河已作梁。  
虽喜得同今夜枕，还愁重空明日床。

农历七月初七，牛郎织女相会于天河，这天所有的喜鹊都要去天河搭桥作梁。如果躲在葡萄架下，甚至还能听到两人的悄悄话呢。这是小时从姥姥口里得知的，她老人家还指引她的外孙认识了牵牛、织女星座。仰望天河，偎依在姥姥怀里，在姥姥慢慢扇动的蒲扇下，痴迷地听着姥姥讲述娓娓动听的牛郎织女故事：“古时候有个孩子……”。这样的情景与故事深深地并诗意般积淀在我童年的记忆里。而且我同样相信，这应是大多数人经历过的童年生活。长大了，读了稍微多点的古书和诗词，才知道七夕原来是古人频繁提起的意象和值得祭奠的日子。“七月七日，牛郎织女会天河。”（晋人傅玄《拟天问》）“牛女相期七夕秋，相逢俱喜鹊横流。”（唐曹松《七夕》）“彩凤齐驾初成辇，雕鹊填河已作梁。”（沈叔安《七夕赋咏成篇》）……民俗还称这天为“乞巧节”。到了晚上，妇女们摆设瓜果于庭院里，如果有喜子（蜘蛛）留网于瓜果之上，便以为是得巧了，“停梭借蟋蟀，留巧付蜘蛛（宋之问《七夕》）；抑或是登彩楼穿七孔针以乞巧，“汉彩女常以七月七日穿针于开襟楼，俱以习俗也。”（《西京杂记》）

一种美好的记忆与情结总希望有一种美好的来源，继而希冀从中挖掘出深层的美丽意象。而且一种古老民俗的形成，也应该存在支撑它传承的理由。于是七夕在我的知识考古中，有了它的厚重性。它始于汉代，汉时《淮南·毕万术》有“乌鹊添河而渡河织女”之说，后来应劭的《风俗通》亦有“织女七夕当渡河，借鹊为桥”。《古诗十九首》中还有“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的诗句。其故事原型也应该追溯到《荆楚岁时记》所记载的：“天河

沈叔安（？-？），唐代诗人，官至刑部尚书。武德七年，遣使高丽（今朝鲜），后出任潭州的都督，因形凌烟阁。集二十卷。《全唐诗》仅收录他《七夕赋咏成篇》一首。



之东有织女，天帝之子也，年年织杼劳役，织成云锦天衣。天帝怜其独处，许嫁河西牵牛郎，嫁后遂废织衽，天帝怒，责令归河东，唯每年七月七日夜渡河一会。”在这里，牛郎织女分离的主要原因是织女废黜了织衽。天帝为了惩罚她，责令她离开牵牛，回河东重操织衽。但在后来的民间流传中，故事的叙述却演变成：“织女无法忍受天庭的劳役，偷偷来到人间与牛郎结为夫妻。两人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后来，不料被王母娘娘发现了，强行将织女拖回天官。从此两人隔河相望。但在织女坚强

意志的斗争下，王母娘娘终于允许两人每年七月初七在天河相聚。”相比前者，后者的牛郎织女故事增添了几分人情味，有了爱恨褒贬的感情因素。而且它吸引人的情节也得到了充实与凸显。因此也被人们重复讲述着，绵延至今而不断。

应该说，一个故事的存在和流传，它的背后必定都有一个支撑人们去接受它、传承它的理由和基础。所以我们在比较这两个不同的牛郎织女故事时，应该忽略掉两者之间的表面差异，寻觅它们所共同存在的基础，或者说是结构模式。如果以这种观点去仔细考察的话，那么我们会意外地发现：无论故事原型中天帝惩罚织女，还是后来故事中织女违背天规，他们都是为了构筑同一种结构模式，即农业文明下传统的男耕女织生活结构模式。那么，这种生活方式到底值不值得天帝去竭力呵护、织女去冒死追求呢？让我们仔细审视一下牛郎织女故事的话语陈述，也就不难找到这其中的答案了。“牛郎在地里耕种，织女在家里纺织，两个人你勤我俭，一双儿女绕膝盘桓，日子过得美满。”牛郎、织女与孩子构筑了故事记忆中的世界，它没有稼穡的艰辛劳累，没有“帝力”的破坏和摧残，有的只是“你耕田来我织布”的安乐祥和，“傲然自足，抱朴含真”的淳朴美好。丈夫的依靠、孩子的陪伴，正是织女一心编织的美好生活，进而成为她得到幸福的源泉，也成为诗人们缅怀难忘的人生理想，“呼鸡过篱栅，行酒尽儿孙。”同

时,千馀年来的乞巧风俗也是以这种生活方式为底蕴的。所谓“乞巧”,即是向天上织女星乞求智巧。它是妇女们对精巧纺织工艺的期盼,其目的也就是能胜任男耕女织下“为君乘机杆”的使命。可见,男耕女织生活方式已深深积淀在中国人的精神结构中,并且也深深影响着人们对幸福的理解与阐释。

解读这两种故事的叙述话语,我们还注意到:一旦男耕女织生活结构遭到破坏,厄运也就降临在了牛郎织女的身上。织女废织与被抓,都破坏了男耕女织的生存结构,从而结果也是一样的——牛郎织女分离。它造成织女长期的寂寞与愁闷,于是一种离别伤感之情调,无可奈何之叹息也流露在后世的七夕诗词中:“虽喜得同今夜枕,还愁重空明日床。”(沈叔安《七夕赋咏成篇》)这一叙述话语和伤感情调如果还原到历史现实中,也是同样成立和可供解读的。只不过故事中织女的命运,由现实中的农夫所承担和演绎了,即农夫主动废耕出走和被迫离家。而“还愁重空明日床”的寂寞与愁闷依旧是织妇们的“专利”。

在古代,兵役、徭役是农夫们必然要承担的国家义务,它也是迫使农夫离家出走的主要原因。其结果往往使男耕女织生活如同变质的蛋糕一样,不仅走了味,更是异常的难咽。兵役让农夫们常常“著我军中衣,置我田畔锄,忍泪再辞家,含泪登兵车”(萧公权《十五从军行》),而他们这一去,不仅使农业生产缺少了强有力的耕田者,“高田种小麦,终久不结穗。男儿在他乡,焉得不憔悴。”(《古歌》)更有可能的是“十五从军行,八十始得归”(《十五从军征》),而且“古人征战几人回”,从军也意味着踏上了不归路。与织妇的分手成了生死离别:“耶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杜甫《兵车行》)同样,徭役的艰辛与残酷一点也不逊色于兵役,“仓廩无宿储,徭役犹未已。”(韦应物《观田家》)甚至会出演“家家养男当门户,今日作君城下



土”(张籍《筑城词》)的悲剧。所以,兵役与徭役让农夫真正体验了“天公供尔良独艰”,于是他们开始逃避兵役、徭役所带来的灾难。脱掉“农夫”身份标示是他们摆脱兵役、徭役最彻底的解决办法,废耕读书、考举功名又是他们得到回应的惟一出路 and 选择。而且科举还能为农夫带来“千钟粟、黄金屋、颜如玉”的巨大物质利益,它使安分守己的农夫浮躁了起来,自愿放下锄头,捧起了经书,义无反顾地走出了朴素简单的耕织生活。因此,在古代社会中,徭役、兵役和科举成了破坏男耕女织生活结构的主要因素。而其中受伤害最大的,也许只有这一结构模式中的另一主体——织妇。

“愿为一心人,白头不相离”,这是西汉卓文君《白头吟》中的诗句,它道出了所有织妇们的心声和愿望。而实现这一愿望的依据就是“你耕田来我织布”的日常生活。因此在“民生在勤,勤则不匮”的农业生产中,织妇们并不怕“札札弄机杼”的艰辛和劳累,恰恰相反,为夫君、儿孙忙碌是她们乐此不疲的事情,“筋力日已疲,不息窗下机。”(孟郊《织妇辞》)但是农夫的出走和丧失是她们最为恐惧和最不愿接受的事实,她们的离怨愁思也如同汹涌的喷泉一样,从内心最深处汨汨涌出,形成了千百年来吟咏不断的主题:“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青青河畔草》)“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涉江采芙蓉》)……于是“还愁重空明日床”所造成的孤寂、落寞和愁闷忧烦成了织妇们无法忍受和摆脱的苦痛。

由于造成与农夫分离的原因不同,所以产生的结果也不同。兵役、徭役下的“牛郎织女”分离,不仅织妇“寂寥云幄空”、“出户独彷徨……泪下沾裳衣”,就是在远方的农夫也同样饱受着痛苦的折磨,“遥望秦川,肝肠断绝。”(《陇头流水》)他们日夜盼望着回归故乡。“我欲东归……临水远望,泣下沾衣。”(《巫山高》)因此,织妇日日夜夜期盼的夫君还是有可能回到她们身旁,重操“出畔锄”,与她们过起和谐美满的生活,从而为织妇们抹去孤独寂寞的苦痛。但是到了农夫自愿出走的时候,情况就大不一样了。“近世以耕为耻”(《张杨园训子语》),在农夫深层心理中产生了对清贫耕种生活的厌恶,对不劳而获生活的追求。于是他们“游宦久不归”,将织妇孤零零地留在家里。“久无音信到罗帏,路远迢迢追问谁?闻君折得东堂桂,折罢那能不暂归!”(彭伉之妻张氏《寄夫》)孤寂和怨恨成了这些织妇心中最大的隐痛。而最可怕的就是农夫功成名就,在外有了新欢,无情抛弃了在家劳累的织妇。“茕茕白兔,东走西顾。”(窦玄妻《古怨歌》)孤独无助成了她们最真实的写影。而这种悲惨结局,一部分也是她自身造成的。“动笑夫家之贫”的她们此时动不动就“要嫁就嫁大丈夫”。择夫标准的转